

雪浪花

XUE LANG HUA

杨朔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雪浪花

X U E L A N G H U A

杨 朔 著
杨 渡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浪花 / 杨朔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6

(大家散文文存)

ISBN 978-7-5399-4138-7

I. ①雪… II. ①杨…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4248 号

书 名 雪浪花
著 者 杨 朔
责任编辑 蔡晓妮 伍恒山
责任校对 魏奇琦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9.5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138-7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辑一 征尘

- 3 潼关之夜
8 昨日的临汾
12 征尘
17 西线散记
21 木棉花
29 铁骑兵
31 英雄爱马
31 七勇士
41 秘密列车

辑二 万古青春

- 47 鸭绿江南北
50 平常的人
54 上尉同志
61 春在朝鲜
61 用生命建设祖国的人们
69 中国人民的心
74 英雄时代
78 万古青春
85 迎志愿军归国

辑三 画山绣水

- 94 前进,钢铁的大军!

101	戈壁滩上的春天
107	西北旅途散记
107	京城漫记
111	滇池边上的报春花
116	永定河纪行
123	香山红叶
126	海天苍苍
131	百花山
113	黄河之水天上来
113	《铁流》的故事
156	十月北京城
157	蓬莱仙境
162	海市
163	泰山极顶
173	万丈高楼平地起
173	迎春词
174	龙马赞
183	荔枝蜜
186	茶花赋
189	秋风萧瑟
192	渔笛
197	雪浪花
201	画山绣水
205	海罗杉
210	西江月
211	黄海日出处
辑四 晚潮急	
227	埃及灯
230	金字塔夜月

234	亚洲日出
239	阿拉伯沙漠里的玫瑰
244	印度情思
250	宝石
254	蚁山
259	鹤首
263	樱花雨
267	野茫茫
272	孤儿行
276	菠萝园
279	晚潮急
283	生命泉
286	巴厘的火焰
291	赤道雪
299	编后记



辑 一

征 尘

潼关之夜

经过整天劳顿的旅程，这是我第一次吃饭。一碗汤面，夹杂着泥沙的汤里加进多量的酱油，我的因饥饿而烧热的肠胃舒畅地膨胀起来。虽然小粒的沙石时时震动我的牙齿，我不曾埋怨堂倌一句。

“有炒饭么？来一碗鸡蛋炒饭。”第二个客人跨进来，身边带着一阵凉风，桌上的煤油灯的火焰跳跃了两三下。他的脚步又轻又快，走向小饭馆里独一无二的食桌前，坐在我的对面。

短时间，我们的目光交织成一条直线。他的年轻而健康的脸膛曾经给我留下一点新鲜的记忆。

就是今天下午，他身上穿的也是这件军用的黄色棉大衣，头上也是这顶垂着两只耳朵的灰色军帽，不过背后还背着一个大包裹，对于他的矮小的身材似乎过分沉重。他坐在黄河渡船的舷板上，前后左右挤满人群。旅客们十分嘈杂，但这不能够淹没一个婴儿的啼哭声。婴儿的母亲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站在人堆里，不停地用手拍着小孩，虽然明知道这不能止住孩子的哭声。

“给他点奶吃就好了。”有人这样说着。

泪水沿着妇人瘦削的脸颊流下，滴到小孩的红棉袄上。她仿佛对自己申诉说：

“哪有奶？大人都没有吃的！”

他——年轻的军人——站起来，把座位让给抱婴儿的妇人，更从衣袋里摸出一块干硬的馒头交给她，用类似女人的柔声说：

“孩子是饿了。嚼点馒头给他吃吧。”

现在，当他同堂倌说话时，声音仍然带着女性的气味，这和他的矫健的举动似乎不大调配。

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但彼此全把脸埋在食器上，保持着静默。

刚刚吃完面，隔壁客店送我来吃饭的茶房过来招呼我说：

“警察来查店了。请您回去看看。”

巡警盘问得很详细。他们从我的行李中检出一本《中国分省新图》和一些零碎的通讯稿，于是抱着绝大的怀疑，追问我许多问题。最后，我拿出八路军的护照，他们才认为满意。退去时，一个警察摇摆着头说：

“对不起，越是你们知识分子汉奸越多！”

像是黄蜂的毒刺，这几句话刺痛我的心。不到一刻钟光景，我听见警察从对面房间走出来，皮鞋后跟撞击在穿堂的砖地上所发的声响，渐渐地消失下去。谁在敲我的门？

“请进。”

板门轻快地推开，那位青年军人站在我的眼前。一种熟悉的柔软的话语滚动在我耳边：

“请别见怪，同志也是从八路军前方来的么？——我住在对面房间里，警察问你的话，我全听见了。”

原来我们是同时离开前线，同时坐上同蒲路的窄轨火车，同时渡过黄河，现在更住到同一个客店里，我们热烈地握着手，五分钟以后，便成了很熟的朋友。

“杨同志……”

“黄同志……”

我们毫无拘束地哗笑着。

我提议到路上散散步，他高声叫道：

“茶房，锁门。”

这家旅店坐落在潼关城外，接近陇海路车站。虽然不过八点钟，除去饭馆和水果商而外，马路两旁的店铺已经早早关上门。灯光从闸板的隙缝泄露出来，仿佛一星一点的磷火。潼关的城墙和

城楼衬映在星空之下，画出深黑色的轮廓，比较白天似乎更加突兀，雄伟。

我们横穿过一条小巷，停留在黄河岸上。河水在暗夜里闪动着黑亮的波光，时时还有一点两点潮湿的渔火浮动在水面上。

这其间，黄同志不停地哼着各种救亡歌曲。他手里拿着一只电筒，四下照射着，忽然，我听见他兴奋地喊道：

“喂，你看，这里全是战壕。”

果然，显示在白色的电光下的是许多条挖掘得十分整齐的壕沟，蜿蜒在河岸上，一直伸入无边的黑暗里。

“来，我们下去看看。”他说着，敏捷地跳下去。我跟随在他后面。他把身子俯在战壕边上，电筒一扳，作了一个射击的姿势，继而懊恼地咕哝着：

“你不知道，杨同志，我们两个从广东跑到山西，本来都想加入游击队，谁知八路军只准他加入，偏叫我到延安去学习。”

“他是谁？”我一点不明白他的话。

“我的丈夫呀！”

“怎么，你是位女同志？”意外的惊讶使我不自觉地把语音特别提高。

黄同志用电筒向我脸上一扫，也许我的表情太惊奇，遏制不住的笑声从她的嘴里迸发出来，仿佛黄河的浪花，四处飞溅着。末了，她喘息着说：

“算了罢，男女有什么关系，值得这样大惊小怪。”

“你们结婚多久了？”

“两年，还有一个男孩子——”她突然静默下来。她的革命意志虽然坚强，但她的心始终有血有肉。她一时沉入寂静的回忆中，更用简单的语音把我领进她那回忆的门限。

她的小孩刚刚一周岁，又白又胖。她的热情高扬在民族革命的怒潮里，时时吸引她走向生死的战场，然而小孩总在牵掣她。她的丈夫几次激励她说：

“勇敢点吧，你该作大众的母亲，不要作一个小孩的母亲。”

她当然是勇敢的。因此，一天早晨，她同丈夫背着一点应用的衣物，带着点钱，离开家庭。抛在身后的是他们可爱的小孩和一封留给父母的信。

有时乘船，有时坐车，有时步行，他们跋涉在遥远的旅途上，终于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山西。

冷风夹着大片的雪花，飞舞在北方的荒寒的大地上；居民潜伏在黄土小房里，吃着粗糙的粮食，过着艰苦的生活。

可是他们呢，这一对生长在南国的夫妇！他们耐不住寒冷，睡不惯火炕，吃不下小米。

“动摇了吗？”时常，他们彼此故意讥笑着。

然而，当他们看见前方的战士们怎样在吃苦，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们感到羞惭，感到渺小。

“我一定打游击去，决不后退！”丈夫坚决地说。

“我一定追随着你。”妻子也不曾动摇。

虽然她很勇敢，可是环境并不允许她。她被分配到延安“抗大”去学习。

“去吧，革命不一定在前线。”丈夫极力安慰她。

当天，黄同志就离开前线，恰巧同我走到一路。

“我真焦急，只想立刻飞到延安。”她张开两臂，做一个飞翔的姿态，黑暗中，差一点打掉我的帽子。

谈话愉快地进行着，没有人留心到渐渐逼近的轻细的脚步声。突然，我的眼睛受到强烈的电光的照射而感到晕眩，同时听见有人在壕沟上骂道：

“什么人？滚上来！”

这意外的袭击使我们暂时失去镇静，但不久就恢复了我们的神智。我们爬出战壕，黄同志亮一亮电筒，发觉对方是一位武装的士兵，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是一只正在放光的电筒。

“你们是什么人？”兵士激怒地喝道，但当他知道我们是来散步，而且验过我们的护照，就十分客气地说：“对不起。我刚在城门口放哨，看见这边一亮一亮的，当是有汉奸了。”

他走开几步，停住脚，又叮咛我们说：

“近来这里很严，同志们顶好早早回栈房去。”

……这是一个多么富有传奇意味的夜晚——在潼关。

一九三八年

征
尘

昨日的临汾

鸡叫了。

曙色像一片翠蓝的湖水，流动在原野的尽头。从模糊的轮廓里，我可以辨出远处的村落、树木、齿形的临汾城墙……下车时，本来计划先找一家小店歇歇脚，可是敲过几家店门，每一处都驻满军队。北方的早春又是那么寒冷，我不愿意滞留在阴晦而冰冷的车站里，只好决定进城，虽然时间是那样早。

翻起大衣的领子，两只僵硬的手交插在袖口里，我的思绪随着牛车的颠扑而波动着。我感到烦躁，容易动怒——这或许是由于牛车的行动过分迟缓，但从风陵渡到临汾，火车的速度并不比牛车快许多。我分析不清自己激动的情感，这种夏天暴风雨来临以前一样的窒息，却使我沉默不住了。我不耐烦地问车夫说：

“城门能开么？”

“差不多啦。”车夫望一眼渐渐开朗的高空，转过脸对着我打了一个呵欠。我的心一跳，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可怕的面貌：一张麻脸，粗硬的胡须同鬓角的乱发纠缠到一起。当我到山西前线来时，一位熟悉山西情形的朋友曾经警告我说：

“你得小心点，路上可有散兵剥人的衣裳！”

车夫虽然不是散兵，他那一副狞恶的脸面却不能不使我有所戒备，特别是现在——

日本强盗已经侵入介休，夸口说准备在二十天里攻到风陵渡，进迫潼关天险。而我一路上所见的我们后方的情景，竟是那么纷乱。许多富人，都在逃跑，军官的家属更多。这些太太们领着自己的儿女，携带着很多大包裹，由穿军服的随从护送着。在风陵渡

口，我还遇到一个乡下青年，背着简单的行李，要搭火车到运城去。他曾经对我叹息说：

“乡下不能住啦，军队里拉人，只好跑出来……”

这一切，使我疑心自己跌进污浊的泥塘里，见不到一滴清水。

现在，因为我在车站一带踟躅了不短的时间，询觅客店，同车的旅客早就零星散了。旷野里死沉沉的，没有第二个行人，只有我坐的这一辆牛车碾动在不平坦的大道上。

“临汾炸得很厉害吧？”我随时都在注意车夫的举动。

“没有什么，鬼子的飞机倒是常来。”他扬一扬鞭子，抽了一下黄牛的臀部。

“鬼子来了你怕不怕？”

“要怕，我就不当自卫队了。”他变得十分兴奋，自动地同我攀谈起来。

在别的村庄里，弟兄两个仅有一个参加自卫队，但在他的村里，车夫说每个男人都要武装自己，只要他的年龄是在十六岁到三十八岁之间。自卫队受着定期的训练，明白这次战争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头。最近，因着前线的吃紧，车夫对我说，他们村里赶打了一百五十把大刀，预备砍鬼子的脑袋。

“你们没有新式的枪么？”我不禁这样问。

“鬼子会送来的！鬼子要是来，我们都躲到野地里，等到黑夜摸进村子，把他们杀光，手枪盒子炮不有的是！”他说得那样自信，每个字都像一块铁，有着极大的力量。这使我感到羞惭，我以前竟会疑心他是个危险的人物！

“山西还是活着的！”我默默地念着。

城门刚刚打开，经过守门兵士的几句盘查，牛车赶进城里，临汾仍然在睡梦中呢。

醒了，一切都醒了。

临汾的气象竟是意想不到的活泼和紧张。墙壁上随处张贴着警惕的标语。从标语下，我知道这边有少先队、牺盟会等许多救亡

的团体。

火药的气息已经可以嗅到，敌人的飞机几次来抛炸弹，保卫祖国的战士被紧迫地运往火线——然而民众的精神和生活并不曾遭到何种侵扰。商店大开着门，不宽阔的泥土筑成的马路上填塞着行人，热闹，紧迫。行人当中，时时可以见到穿着灰军装的青年男女，那都是民族革命大学的学生，造成临汾的活泼气象的主要动力。这些革命青年们一边在训练自己，一边在干着救亡和锄奸的工作。临汾的革命空气固然浓厚，但汉奸的活动也确实可怕。张慕陶是被捕了，可是小一点的汉奸仍然像是寄生在人体上的虱虫，无耻地蠕动着。

朋友告诉我一事实：

是旧历元宵的夜晚，许多救亡团体利用百姓们积习难除的旧习惯，举行一次提灯大会，游行，喊口号，宣传。队伍像是一条龙，游走在夜的市街上，群众的情绪，同挥舞着的火炬一样的炽热和明亮。

谁在放枪？啪啪……

队伍紊乱了，枪声淹没在人的吼叫声里：

“打倒汉奸！”

因着混乱的状态，汉奸并不曾捉住，一位纠察队员却被枪杀了。这一次游行虽然发生了不幸的变故，所得到的效果，反而特别大。因为血的宣传是比任何口号和演说都来得深刻动人！

老百姓对于汉奸是那么痛恨，时刻都在消灭他们。因此，我曾经亲身遇到一件有趣味的小事。

在一个村庄里，由于乡公所的领导，农民们有一次隆重地举行春耕运动大会。因为有事住在这个小村里，而且想看看农民的集体活动，我也跑到乡公所。

村里的百姓大半全集拢来了：有驼背的老人，筋肉结实的壮年汉子，顽皮的小孩，以及穿着红绿衣裤的妇女。锣鼓的闹人声响，从人堆里传出来，每个农民的脸上挂着兴奋的色彩。

公所的墙边摆满了三角形的大旗，红的，蓝的，紫的……孩子

们在绕着旗杆互相追逐。

我在人丛里挤了一回，走到乡公所办公室的窗外，那儿晒着许多椭圆形的蓝色小牌，上面用白粉写着：“抗日军人家属光荣”。

这当儿，一位穿着黄布制服的中年男子从房里走出来，含着笑向我打个招呼，而且回答我的问话说：

“我们村里已经有二百多人打鬼子去了，谁家有当兵的，就在他们门上钉一块——先生是哪一部的？”

“我住在八路军政治部。春耕大会几时开呢？”

“人到齐了，现在就要游行，下半天才开会演戏。”他的眼睛不住地打量我的服装，那并不是八路军一律穿的灰色军服，而是一套鬼子穿的什么玩意儿。

“好的，午后我来参加你们的大会。”我向他点点头，在农民们惶惑的目光下走出公所。刚走了不远的路，后边有人把我叫住：

“同志，请等一等。”

来人左臂上绾的一块白布徽章，明白地告诉我他是八路军的人员。他一开口就说：

“请别生气，乡下人看见您奇怪，恐怕你是……”

“——我是汉奸？”

“哈哈，当然不是。不过他们心细，所以找我同你谈谈。”

我把身边带的证明书给他看过，彼此笑着走开。我不曾想到山西的民众，这样有组织，这样富有政治警觉性，我不能不高兴。

离开临汾不久，敌人便逼近这座古城，在汾河上扬起险恶的风涛。虽然他们会得到这个城池，但他们永远得不到我们的民众。瞧吧，在吕梁山，在石楼山，在姑射山，我们将有广大的游击战展开。我们不怕任何利器，我们有坚强的精神堡垒建筑在民众的火热的心脏上！

一九三八年

11